

丁情武侠精品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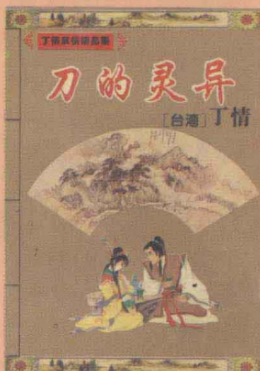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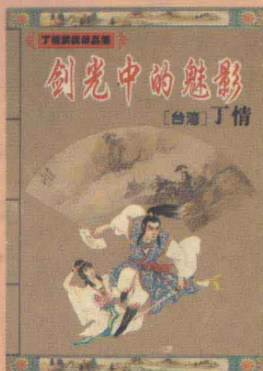
剑光中的魅影

[台湾] 丁情



楚留香传奇后续

古龙大弟子丁情武侠小说精品集



ISBN 7-5378-1484-8



9 787537 814843 >

书号: ISBN 7-5378-1484-8/I · 1447
定价: (全集四套 62.00 元) 本套 16.60 元

古龙大弟子丁情武侠精品集

剑光中的魅影

〔台湾〕丁情著

（上、下册）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(晋)新登字 2 号

社 长: 马森彪
总 编: 华 敏
责 编: 张秉正
装 帧: 李庆富

丁情武侠精品集

剑光中的魅影

丁情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)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美术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17.25 字数: 361 千字

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0 册

*

ISBN7-5378-1484-8/I·1447

定价: (全集四套 62.00 元) 本套 16.60 元



第十六章 群蛾飞舞

上完楼梯之后，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条长廊。

长廊的两边，左右各有四间厢房，七间的房门是打开的，只有左边最后的那间厢房门是紧闭着。

紧闭的房门左边，也就是长长廊的尽头，放着几个铁笼子。

恶臭似乎是发自那间厢房，他们五人还未走近时，就已听到一阵阵非常奇怪的声音从房内传出。

那种声音就像是一群人正在咀嚼什么东西似的；对于这种声音，楚留香、周汝及和常恨三人已不会感到陌生。

但是常恨的脸色又变了。“吸血蛾就是在那个房间之内？”

叶知秋点点头。

周汝及也在看着那些笼子。“是你将笼子打开放它们进去的？”

叶知秋瞟了徐崇伟一眼。“是他。”

徐崇伟立刻又大声叫：“你胡说！”

叶知秋理都不理他，又继续说：“才搬来，他就打开笼子放它们进去了。”

“然后就由你每日将兔子送进房内？”

叶知秋又点点头。

“喂食时，你是不是也都在醉酒之下？”

叶知秋摇摇头。“在给它们兔子之前，我是滴酒也不敢沾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因为我怕真的大醉了，会推门闯进去。”叶知秋笑着说。

“每天不是你那些兔子送进去喂他们的？”周汝及问。

“我才没有那么大的胆子。”叶知秋说：“房门上有一道活门，我是由那活道门将兔子一只一只的送进去的。”

话一完，他就加快脚步，走到房门前，伸手住门上按，一尺见方的一块活门板立即由外向内打开，叶知秋一松手，活门又关上。

楚留香静静的看他做完这事后，忽然问：“刚才你还有几分酒意，怎么现在好像一分都没有了？”

“现在我的确已一分酒意都没有了。”叶知秋看看房门。“这种声音，这种气味，无疑是最好的醒酒剂。”

这一点楚留香倒也同意，因为他们现在已来到厢房的门前，房内那一群蛾正在咀嚼什么东西似的那种声音，已经如尖针般刺激着他们。

那种恶臭的气味更像已经穿透他们的胃壁，楚留香虽然没有呕吐，却已经感到胃部在收缩。

楚留香强忍住，走近门，将那道活门推开少许，恶臭瞬间更强烈，幸好楚留香鼻子一向不太灵，他凝目往内看进去。

一屋子都是吸血蛾！



房内并没有任何陈设，床、桌椅都已被搬走，只放着一个竹架。

那个竹架子几乎有半个房间的大小，所用的竹枝完全未经

加工，横枝竹叶甚至还有很多没有削掉。

千百只吸血蛾有些附在竹枝上，有些飞舞在竹架的周围。

血红的眼睛，碧绿的翅膀。

这本来就该是很美丽的东西，此刻在楚留香的眼中，只觉得狰狞恐怖。

厢房内的窗户竟然都是打开的，那些吸血蛾竟然也一只都没有飞出去，只是在竹架旁附近飞舞。

竹架前面一大堆枯骨，不是人骨，从形状上看来，应该是兔骨。

那一大堆的枯骨散发着惨白的光芒，却异常的光洁，简直就像是去掉皮肉之后，再加以洗刷干净才放在那里。

楚留香倒抽一口冷气才将手放开，人也退后了几步，周汝及和常恨立刻递补上，一看之下，两人的脸色立刻大变，赶紧的松了手，人更退到一旁。

常恨随即伸手扣住自己的咽喉，好像只有这样，才能制止自己的呕吐。

楚留香稍喘一口气后，才问叶知秋：“那些窗户全都打开的？”

“也许是方便那群蛾出入吧？”叶知秋瞟了徐崇伟一眼。“事实是不是这样，得问他才知道。”

叶知秋在说这句话时，徐崇伟也上前探手将房间上的活门打开，往房内张望，他的脸色也立即变了。

对于这件事他好像完全不知道，也似乎没有听到叶知秋的话，这一次他一点反应也没有。

二

楚留香也看了看徐崇伟一眼。“窗户是打开的？”

“未将群蛾放进房间之前，他就已先打开了窗户。”叶知秋说。

“难道他不怕那些蛾飞走吗？”

“这件事我也觉得奇怪。”叶知秋说：“在平时，那些蛾就只在房内飞舞，一只也不会飞出去。”

楚留香想了想，又问：“竹架前的骨头就是那些兔子留下来的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些肯头看来好像不到三十只。”

“正好三十只。”

“哦？三十只兔子只是那些蛾三天的粮食，之前它们吃剩下来的骨头又那里去了？”

“每次他送兔子来的时候，一定会进去清理一下那些蛾吃剩下来的骨头。”叶知秋说。

听到这儿，常恨忍不住的说了一句：“我还以为那些吸血蛾起来连骨头都吃掉呢！”

“你可知道他那些骨头都清理到什么地方？”楚留香问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叶知秋说：“我只知道他那些骨头用马车载走。”

楚留香微微颌首，正待再问什么，忽然嗅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香气。

那种香气既不知道发自什么东西，也不知来自何处。

楚留香从来也没有闻过那种香气。

他正全神贯注，准备闻清楚那到底是什么香气，突然发觉房门内一阵阵的咀嚼声已经逐渐低沉，“霎霎”的展翅声反而逐渐激烈。

楚留香一凝神，立刻奔至房门手一按活门，再往内望去，正好看见那些吸血蛾在聚集成群，展翅往窗外飞去。楚留香一怔。“怎么好好的又突然飞去？”

周汝及和常恨一听都不约而同的挨身过来，一起往房内看去，两人同时都露出诧异之色。

“也许是那香气的关系吧！”叶知秋闻了闻香气。

“楚留香回头望着他。“那香气到底是发自什么东西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以前有没有闻过那香气？”

“有，好几次。”

“大都是在什么时候闻到的？”

“在群蛾要飞走之前。”

“哦？”

楚留香应了一声之后，再往房内一望，房中那一群蛾已全都飞出窗外了。

楚留香一沉吟，目光一闪，随即落在门锁上。“有没有钥匙？”

“没有，钥匙全都在他那里。”

叶知秋回答时，目光自然又落到徐崇伟身上。

徐崇伟本来在一旁发呆，可是叶知秋的话一出口，他便急得跳了起来，并大声说：“我那有什么钥匙！”

叶知秋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是冲着他笑笑。

常恨的目光也落在徐崇伟的脸上，但嘴巴却对着周汝及说：

“小周，搜他的身。”

其实不用常恨开口，周汝及也会去搜他的身，徐崇伟没有闪避，也没有抗拒。

“好，你们尽管搜。”

周汝及当然不客气的上前，很仔细的将徐崇伟全身搜了一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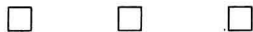
没有钥匙，一把都没有。

周汝及摇摇头，放手退了下去。

常恨看了徐崇伟一眼。“我们破门进去。”

话一完，他已退后一步、举脚欲踢，楚留香已开口“不必。”

楚留香话一落，便伸手落在门环上的锁，一使劲，“格”的一声，锁就被他硬硬拗开。



锁一坏，门一开，恶臭更强烈。

楚留香虽然鼻子不太灵，仍将头偏一边，周汝及举袖掩鼻，常恨更是呕了一口气，徐崇伟则是呕吐了起来。

对于这种恶臭他显然已无法忍受了。

他若是这吸血蛾的主人，应该已习惯这种恶臭，如今他却呕吐了起来。

莫非他不是？

常恨看在眼里，冷笑说：“你装得倒挺像。”

徐崇伟仍在呕吐。

常恨看他一眼，才对周汝及说：“我们进去。”

他口中尽管说“进去”，脚步却没有移动半步，周汝及只好叹了口气，第一个走了进去。

常恨一探手，抓住了徐崇伟的肩膀，将他推进房内，自己才走进去，楚留香微笑的和叶知秋也跟了入内。

房内没有蛾。

一只蛾也没有，但那股恶臭却依然浓烈，充斥着整个房间，恶臭中夹杂着的那种香气，时而闻到，时而淡薄。

常恨嗅了嗅，他忽然发觉那种香气好像来自徐崇伟的身上，他放开抓着徐崇伟肩膀上的手，一退两步，上上下下的打量起徐崇伟。

徐崇伟一进入房间又开始呕吐了起来，几乎连苦水都呕了出来。

常恨的鼻头又动了几下，目光一闪，忽然问周汝及：“你搜清楚他没有？”

周汝及点点头。

“怎么那股香气好像是从他身上发出来的？”常恨指了指徐崇伟。

“哦？有这种事？”

周汝及往前几步，走近徐崇伟，嗅了嗅，脸上立即露出诧异之色。

“这种香气果然是发自他身上。”周汝及看着常恨。“可是刚才却没有感觉到。”

“你再搜一遍。”

“方才我已经搜得很仔细了。”周汝及虽然这么说，但仍上前去搜。

“也许有什么地方疏忽了。”

“或许吧！”

一旁的楚留香突然开口：“譬如衣袖。”

周汝及目光一亮，霍地抓住徐崇伟右手的衣袖，这一抓去，他就抓到了颗圆圆的东西。

那颗圆圆的东西竟一抓就给他抓破了。

“波”的一声异响，立即由徐崇伟的袖中响起，一蓬白烟随即从徐崇伟的袖中涌出。

顿时香气更浓！

三

异声和白烟同时响起、涌出，每个人的脸都一变，徐崇伟的反应却仿佛很愚笨，他猛一呆，连呕吐都已停止。

常恨的脸色一变再变，因为他已想到了一件事——“这烟中是不是有毒——”

话未说完，他已赶紧退后，并停止呼吸，周汝及也不例外，唯有楚留香仍面带微笑的站在那儿。

“相信烟中一定没有毒，否则叶兄已先后闻过好多次，怎么还活到现在？”楚留香淡淡的说着。

常恨仍不太放心的缓缓吸了口气，才问叶知秋：“依你看，这香气有什么作用？”

“大概是用来驱使那些蛾吧？”叶知秋说：“至于是不是，可要问他了。”

这一次不等常恨目光落下，徐崇伟已又大叫了起来：“叶知秋，你这样陷害我是为了什么？”

“我与你并无仇恨，我怎会陷害你？”叶知秋苦笑的说。

“那你为什么要那么说话呢？”徐崇伟嘶声的说。

“本来就是那样，我当然只有那么说了。”叶知秋苦笑的看看

楚留香。“我说的那是实话。”

“你——你还在胡说！”

徐崇伟挥起拳头，看样子他便要冲前去揍叶知秋，只可惜他的手已给周汝及抓住了。

周汝及顺手一抖，几块蜡壳便从徐崇伟的衣袖中掉落了出来，蜡壳中犹带着白烟。

周汝及冷冷一笑。“你说他胡说，这些蜡壳你又怎么解释？”

“我——我怎么知道这些蜡壳会在我的衣袖里！”徐崇伟仿佛很苦恼的说。

常恨一听，怒声道：“你不知，谁知？”

“我真的——”

常恨打断了他的话：“你真的怎么样？事实摆在眼前，难道我们还冤枉了你？”

徐崇伟已面红耳热了，一句话再也说不出来。

“一会儿我们到村子里问一问这里的村民，你是否每十日来一次？是否曾经用马车载来盖着黑布的铁笼子？这件事便就更清楚了。”常恨冷冷的说。

“我——”徐崇伟猛然转头看叶知秋。

“这里的村民都是他的同党。”

常恨冷哼一声。“你是说我们也都是他的同党了？”

徐崇伟还想再说，但看见常恨的脸色，只好再次闭上了嘴巴。

常恨又冷哼一声，才转头看周汝及。“搜一搜这里，看看还有什么可疑的东西。”

“是！”



周汝及还没有开始搜时，楚留香就已开始绕着房间，踱起步来了。

厢房并不大，两个人不消片刻就已将整个房间搜查一遍，并没有其他可疑的东西，也没有任何的发现。

“这个房间看来没有什么问题。”

常恨听完周汝及的报告后，转头看着楚留香。“香帅可有什么发现？”

楚留香没有回答，他在看着地上那几块由徐崇伟衣袖里掉出来的蜡壳，他看了看，俯身将那几块蜡壳拾了起来。

人刚一站定，楚留香的目光就突然凝结。

蜡壳上有字！

零零碎碎的，楚留香将几块蜡壳拼了起来，于是就拼出了三个字。

“回春堂。”

淡淡的硃字，印在蜡壳上，蜡壳相当薄，所以方才周汝及一捏，便将之捏碎。虽然有大部分被捏得很碎，根本已不能拼起来

但也幸好那大部分都不是印有硃字，所以虽然有些残缺，仍可以分辨得出那三个是什么字。

楚留香的这个举动，常恨当然都看见，他更当然要上前一探究竟。

也就在这时，楚留香一个转身，目视着徐崇伟。“请问你那家医馆叫什么名字？”

这么一问虽然使得徐崇伟一怔，但他仍很快的就回答：“叫

回春堂。”

“回春堂？”

徐崇伟点点头。

楚留香苦笑着将拿着蜡壳的手伸了出去，徐崇伟没有看清楚，常恨眼尖，已看见壳上的字，便大叫了起来：“回春堂！”

也不知是因为常恨的大叫声，或是那三个字的关系，徐崇伟的脸色又变了，等看清蜡壳上的字后，他的脸色更白如死亡！

四

白如死亡！

很显然的，徐崇伟已看清壳上的字。

楚留香注视着他。“我手上的东西是否是你那间医馆的东西？”

徐崇伟除了点点头，还回答：“是我亲手做的。”

“哦？楚留香仍注视着他。“你为什么那么肯定？”

“因为蜡壳上的硃印。”

“硃印？硃印也可以仿制的。”

徐崇伟忽然怪怪的笑了笑。“以香帅之眼力。大概已看出石朱印的颜色很特别？

楚留香点了点头。“那种颜色似乎并不常见。”

“那种颜色是我亲手调制出来的，又在蜡壳尚未完全凝结的时候盖上去的，别人就算要仿制，也难以造得完全一样。”徐崇伟叹了口气。“这个秘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，整颗药丸由开始到完成，我都没有假手于他人。”

“你这么做是为了别人假制仿冒？”

徐崇伟点点头。

周汝及突然问：“所谓的‘回春续命丸’就是这种东西？”

徐崇伟又点点头。

常恨怀疑的也问：“真的连命也可以续？”

“续命无疑是过于夸张了。”徐崇伟说：“只是这个名字用了最少已经有五十年。”

“这么说创始人并不是你？”楚留香问：“不是你，是谁？”

“是先师。”

楚留香想了想，又问：“这种药丸的销路相信一定是很好的？”

“所以才有仿制品到处贩卖。”

“那种续命丸贵不贵？”

徐崇伟的脸上突然现出怒意。“真的不贵，假的才贵！”

楚留香看着他。“你仿佛很生气。”

“我是很生气，那不是利益问题，回春堂做的不是为了赚钱，我所以学医为的也是救人。”徐崇伟说：“那些仿制的药丸只是外表很像而已，内中的成分完全两样，吃下去虽然不至于严重到立刻要命，但对于病情却没有任何的帮助，如果因此而延误就医，就不难导致死亡。”

常恨冷笑的说：“你的心肠倒不坏。”

“医者父母心。”徐崇伟淡淡的说。

“你那种药丸是不是只有在回春堂才买得到？”楚留香问。

徐崇伟点点头后，又苦笑的说：“只可惜有些人只知道‘回春续命丸’这个名字而已，根本没有到过回春堂。”

“纵使你的药丸可以识别，对于杜绝那些仿制的人似乎是没有多大的作用。”常恨说：“从来没有到过回春堂的人，一样不知